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十六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六年閏六月乙亥朔夏國主秉常奉表乞修職貢
詔曰朕以爾膺受封爵世為藩臣職貢之修歲時無怠
朝廷待遇恩數加隆頃以權彊敢行廢辱達於予聽良
用震驚嘗令邊州就往移問匿而不報繼犯邊陲王師

徂征蓋討有罪義存拯患非獲已焉今者遣使造庭辭
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朕心釋然深所嘉納已誠
邊吏毋輒出兵爾其遵守先盟愈勵臣節永綏寵祿庸
副眷懷初三省樞密院以詔草進呈上批辭意已得允
當惟勸會自來詔書曾與不曾稱朕與爾三省樞密院
具奏故事乃用之

詔書據御集兩紀並
書秉常請修貢許之

丙子詔中書尚書省外取使臣等勿著正官寄理磨勘
資任遷補

壬午日
當并此

熙河蘭會路制置司言皇城使環

州刺史李忠傑討西賊有功應遷四資乞回授三資與

子內藏庫副使阿邁遷六宅使

阿邁已見五月癸巳

廊延路經

略司言弓箭手於近裏縣置田兩處立戶及四丁以上
乞取一丁為保甲一丁為弓箭手有二丁至三丁即且
令充弓箭手詔保甲願充弓箭手者聽其見充弓箭手
與當丁役毋得退就保甲陝西河東準此

丁丑太常寺言四后陞祔三室內當增四祔室與后室

同制從之

六月一日乙巳七月十二日乙卯

戊寅詔皇城使登州防禦使宋用臣與將來一子入仕者遷一官賜銀絹二百皇城副使曹貽孫內殿崇班閣門祇候楊琰右侍禁任緯各遷一官並以開天源河有勞而用臣為提舉故也 詔右班殿直南平軍夷界巡

檢菊曩二遷內殿崇班夷界都巡檢使賜金百兩雜綵五百義軍指揮使菊曩大為右班殿直夷界同巡檢王用祥為三班借職歸正寨監押借職馮正符為右班殿直夔州路轉運判官席汝明上討除射殺魏從革獠賊

功也上批汝明督趣經營斬獲獠賊首級有功可亦遷

一官

四年八月二日二十七日十二月二十二日五年七月十六日御集有汝明二事今附見當考夔州

路轉運判官席汝明奏安平軍夷界巡檢菊曩二義軍
指揮使菊曩大狀蠻賊乞弟作過木琴大木琴三并木
鷄放箭射殺魏莊宅情願捕捉送官能自命擒戮獠
賊木八木四木鷄木琴三并男及手下獠子都共八人
赴官及蕩除木琴三一族淨盡功不在楊光震兄弟殺
宋阿訛之下御批可勘會昨斬獲宋阿訛朝廷賞賜楊
光震名目物件並光震見請俸給畫一進呈元豐六年
六月九日進呈訖夔州路轉運判官席汝明奏瀘州安
撫司奏稱臣在南平軍多日奉旨令臣具析因依聞奏
臣奉旨委臣應接菊曩大王用祥捉獲木琴翁等不住
催促殺獲木琴二并男及手下獠人五級南平軍係水
土悉弱春夏之間煙瘴盛發豈願久住彼處蓋虔奉君

命恐煩朝廷興兵今已擒捕木琴三等了當實非無故
久住彼處御批席汝明督促經營斬獲先戕殺南平知

軍魏從革獠賊首級有功宜議賞進呈
元豐六年六月二十日候奏到取旨

詔陝西河東

經略司夏國奉表辭禮恭順朝廷已降回詔許通常貢

可誠約邊吏無輒出兵除自來邊界依舊戍守外其新

收復城寨止於三二里內巡綽防托毋得深入仍詔押

伴夏國使人王震以此意說諭使副

兩紀並於戊寅日
書詔陝西河東路

無輒
出兵

已卯廊延路經略使劉昌祚指名乞差使臣三十六員

填將官及諸城堡寨見闕上批雖有違碍者可並依所
奏 詔入內省東頭供奉官甘師顏除名坐私使鈞容
直兵皇城司親事卒也 權開封府推官祖無頗言準

詔提舉京城所奏度量京城裏壁四面離城脚三十步
內妨礙官私地步舍屋令臣專管勾案圖標撥內係百
姓稅地及舍屋參驗元契并估計時價以間今度量除
係官舍屋更不估計其百姓稅地并舍屋共一百三十
戶計直二萬二千六百餘緡已牒將作監訖詔集禧等

觀當拆修舍屋令京城所管認其餘係官屋並令將作
監拆修其百姓屋價錢令戶部以撥養馬錢給之 詔
熙河蘭路會安撫司近遣楊吉等出界討賊冒險過河
兵少而斬獲多令制置司於賞格外優賜之其沉溺人
厚加撫卹

辛巳吏部言二廣承務郎以上任煙瘴處差遣除知州
係朝廷差外餘過滿一年乞放罷從之 熙河蘭會路

經略安撫制置使司言擒獲西界探事宜部落子策木多

莽緣其人善所造蕃鞍邊人頗稱之乞令押赴京製造軍器所從之已而軍器所言策木多莽所造鞍二面實可用詔策木多莽特免死刺配欽州牢城

壬午詔梓州路轉運副使李琮罰銅二十斤坐前任江淮發運使因奏計時嘗乞住煎池州綠礬而池州實自嘉祐六年已住煎故也 詔尚書省六曹諸司主事自

今更不帶正官止寄理磨勘資任

或併丙子日

癸未開封府言陣亡侍禁郝師尹妻劉氏乞以所携養

子郝惇與夫弟等均推恩從之 熙河蘭會路制置使

司言秦鳳路兵馬鈐轄蕙第三將張之諫子三班奉職

義甫乞以父回授減三年并已押隊所獲減二年恩例

併遷一官詔義甫身有軍功及父以戰功回授可持許

之 詔以西頭供奉官郭世及子公彥為三班借職以

世及隨京西第三將廊延路軍出界沒於白鹽池故也

詔間陝西諸路逃亡兵卒尚有未投首人數見在鄉

村慮逐處官司不急搜捕致騷擾人戶宜令水興軍秦

鳳等路提刑司除督責當職官司速收捉外仍依近指揮增立賞錢曉示諸色人搜捕早令淨盡

乙酉御史臺言先準詔每半年御史一員取摘三省諸房簿點檢稽滯差失然未有輪差及置局取吏之法詔三省各一員於言事官察官內序差以本臺吏就逐省點檢太常博士王古言竊見修定陞祔儀注內四后更不造冊臣竊以謂奉上二帝徽號陞祔四后神主其事則殊其為宗廟大禮一也今陞祔不發冊則大慶廷

授上公載輅儀衛鼓吹等亦皆緣此而罷止於太廟有司攝事而已如此則加號之禮顯陞祔之事隱蓋發冊之禮雖為祔廟之節文而陞祔之重乃由發冊而後顯今既行陞祔而反廢其重禮恐萬方觀聽或有以輕重議朝廷者矣或謂故事用冊者皆以改上尊諡或字有增損之故今四后諡無所改則不可用冊然臣以謂郊廟用冊其事多矣非必主於增改諡號而後可為今自別廟而陞始正帝后同室之位決歷世之疑議舉宗廟

之大禮據經稽古至陛下而後定其事至重顧使減於
諡號增改使有司止以常祝告廟此臣所以疑而未敢
決臣愚以為朝廷苟欲姑徇禮官之議今不用冊則乞
稽參典故凡行禮之節務致隆極使較然以異於常享
庶幾上副陛下致嚴宗廟之意詔下太常寺詳議太常
寺言欲比景靈宮安奉神御禮例遣重臣行事比親祠
太廟用竹冊宗室遙郡刺史捧冊史官讀冊差親王使
相以下為三獻配享功臣七祀仍乞陪祠宗室係正任

以上並立班其告遷神御每位用細仗二百人詔陞祔

四后用綵殿告遷差宗室行禮并西櫺星門外亦用儀

物稱事陳列餘從之

四月二十五日六月一日
閏六月三日七月十二日

詔撥

市易下界所納到市易欠錢六百萬緡與上界仍更給
度僧牒十為錢十三萬緡以上界見闕本錢故也

丙戌詔兵部自令文臣待制三省郎官正言監察御史
提點刑獄以上武臣橫行及路分都監以上各舉應武
舉一人 步軍副都指揮使劉永年言汴水漲及一丈

二尺法許追正防河兵二十八指揮自西窰務列兩岸
至東窰務如漲及一丈三尺二寸更追準備二千人臣
竊以京關防河事體至重乞自今遇水大漲或淫雨不
已令都巡地分如救火法於近便增發三兩指揮不足
即指所轄軍分奏差其支賜約束並依防河從之 詔
知宜州錢師孟追一官通判曹觀追兩官並勒停推官
崔堯章司理鄒長卿各罰銅二十斤衝替推官謝辰司
戶盧叔度張翼並衝替坐裁減蠻人管設生事雖去官

會赦皆特責也

提舉經度制置牧馬司言奉旨於熙

河河東路揀買新置諸監騾駝馬乞差官逐路揀買詔

提舉司每路各選奏大使臣一人具姓名以聞熙河路

就差本司承受入內供奉官馮景河東路就差提舉按

閱保甲所承受公事入內殿頭王邁仍不送門下省

此據

御集

丁亥陝西轉運副使范純粹言見修完延州城許令用

軍須金銀錢糧如不足以朝廷所賜入便錢支用其他

城若雖被旨修完若不依延州已得指揮無由辦集欲望朝廷詳酌從之

戊子禮部言舊制貢院專掌貢舉別有印章曰禮部貢舉院之印遇鎖試則知舉官總領昨廢貢院印亦隨毀

以其事歸禮部

昨廢貢院要見月日

準格遇科場即止牒禮部印

用之緣禮部所掌貢舉乃其一事若每遇鎖試牒印即他曹事實有關乞別鑄印曰禮部貢舉之印從之都

大經制熙河蘭會路邊防財用司言捕獲撰匿名書人

李方上批書辭詆欺萬狀慢上侮下無所不至若止科
以徒坐不足懲其姦凶令提點刑獄經制司審實是真
犯人即處斬 廣西經畧司言宜州溪峒言莫世忍子
公效乞歸明而南丹州又言公效作過乞以一行人送
藤州給田安置詔廣西經畧司令宜州取問莫世忍令
公效罪惡法所不容如欲正典刑令押就境上處斬若
以父子恩且欲存留即遣回本處令一面送遠惡處羈
管後世忍乞斬公效於宜州詔止刺面配江西牢城仍

免決 熙河蘭會路制置使司上增築定西城通西寨

文武官功狀詔五等皆賜銀絹第一等四人三百匹兩

第二等一人二百第三等六十五人百五十第四等十

三人百第五等二十七人七十 涇原路經略使盧秉

上姚麟去月乙丑六月二十一日部諸將討開噶平功狀斬獲

首一級遷一資重傷遷一資獲強壯蕃丁一人遷一資

賜絹二十匹於是主將東上閣門使英州刺史姚麟賜

銀絹六百仍降敕獎諭陣將崇儀使張世矩等八人四

人遷一官三人減磨勘三年一人減二年走馬承受二人各賜銀絹五十管勾機宜文字官一員銀絹三十諸班直各賜絹十匹諸軍勇敢効用弓箭手蕃兵等各絹五匹部隊將四十二人內十一人遷一官三人遷兩官一人遷三官餘減磨勘年賜絹有差

朝散郎楊叔儀奏臣契勘得鄆州所管六縣收地共二十六棚都計租額地一萬二千餘頃惟四棚租額數足二十二棚隱陷之地計七十餘頃人戶冒佃積有歲年

臣遂摩畫先閱視見存牧地循其邊幅圖以形勢方見
見存牧地尖斜彎曲闕縮之狀呼集人戶令就紙圖見
存牧地之旁自裏及外籤貼所占地段然後諭以牧地
形勢侵冒灼然之迹除豪右侵占外復有見任官職田
州學學田之類係占牧地者先次拘括以塞百姓觀望
之意其人戶遂肯伏認所占地段在牧地四至內其地
例皆肥沃情願依舊住佃改稅為租訖臣令畫到六縣
牧地新舊形勢圖一冊伏望特賜宣取御批可契勘所

陳虛實及曾與不曾依格酬獎并審其人材如堪任使
宜特除太僕寺主簿填見闕以勸在位首公幹力之人

己丑以叔儀為將作少監

楊叔儀奏據御集御集止除
寺簿實錄乃除少監當考

辛卯詔劉昌祚夏國近雖遣使乞修誓言好朝廷答詔許
通常貢然新畫疆土封守未正賊之承命逆順情不可
保漸邇秋防田稼在野深慮守臣安於近詔以為邊事
遂寧忽於隄防或誤國事委昌祚詳此施行 詔秦鳳
路走馬承受楊安民陝西買馬司選馬三千匹赴涇原

路以本路諸軍關馬甚多故也 都水監丞陳祐甫言

滑州魚池埽危急買納物料俱竭令全河傾側南岸極力救護可定乞下京西轉運司具稍草百萬都水監支竹索萬條從之 賜措置河北糶便司度僧牒三百修

北京東西濟勝倉

六月十一日御批可考

手詔塞周輔令河朔雨

澤調節夏必豐成秋稼立苗甚茂宜乘美歲廣謀收糶仍具定瀛州新倉畢之期以聞是歲北京東西濟勝二倉定州衍積寶盈二倉與瀛州之倉告成各二千楹

此據

本志係之六月令附見閏六月十七日賜度牒
修北京二倉後七月二十一日周輔入為戶侍

太常

寺言博士王古乞自令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
已賜廟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
者從其本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
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凡古所言皆當
欲更增神仙封號初真人次真君並從之

壬辰皇第九子似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儀國公

新紀但
書似封

儀國公舊紀
仍書節度使

癸巳權發遣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范岫上殿言
知雍丘向宗慤違法見已劾奏上曰已逐之矣因問諸
縣可稱者何人岫言奉議郎知考城孫載簿案嚴整稅
課辦集通直郎知咸平朱勛未滿任而去民至今思之
上曰朱勛嘗有薦廣西勾當者岫言趙高征安南嘗奏
勛隨行上曰違慢者既斥逐有善狀者復收擢則官吏
自然戒勸乃詔孫載朱勛中書省籍記姓名 京東轉
運司言本司置鹽官侍禁張白坐率衆竈戶以久雨得

晴賽神飲酒繫百餘人蓋河北人情不悅本司遣官籠
取遺利恐因搖動遠近後官亦難責以辦事其張白推
行鹽法最為得力所坐緣公情無大惡如當劾罪乞不
追證左免致竈戶例遭禁繫使煎鹽之事虧損歲課詔
特免問 御史中丞黃履言聞將作監丞宋彭年五月
中中監準蒲左丞吏押白頭子五道追專副人吏作匠
有妨本場工作將作監至六月方牒大理寺大理寺並
不追究唯坐吏許經臣罪臣聞法行自貴者始蒲宗蓋

叨位政府不能悉心竭力以務報稱而自蒙大任以來
退食家庭荒耽酒色翌日朝退昏倦熟寐起簽書文字
不復詳究聞執政聚廳宗孟常未至今又恃勢違法役
使兵吏曠地驕恣至於如此將作監既聞日役百餘人
當即施行乃至七日而後下大理寺既知宗孟違法當
盡公根究乃書吏史以輕罪且以緣故出之皆畏避權
勢慢上曲法者也詔御史臺鞫實以聞履又言宗孟事
乃臣所彈奏乞特命官司推治詔大理少卿韓晉卿御

史楊畏就臺劾罪以聞 詔廣東阜民監歲鑄錢除本
錢外並屬內藏庫額舊無專官主領多為轉運司侵用
及不以時催驅過嶺致煩朝廷專差官運致宜自今專
隸提舉司督趣輸納令轉運司毋得干預

乙未熙河蘭會制置司上左侍禁楊吉等募蕃兵過河
討西賊功狀詔楊吉遷供備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
郭勝王師道為閤門祗候吹凌密為三班差使策木多格
為下班殿侍馬凌於所當遷五資上與諸子承襲其餘

所俘獲功依例支賜阿錫達等七人於所當轉職名上亦與諸子承襲所有賻贈馬凌三百匹阿錫達百匹都虞侯至蕃敢勇各五十匹不獲首級蕃軍使依條承襲王文郁賜敕獎諭 賜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蔣之奇紫

章服運司司歲漕穀六百二十萬石之奇領漕事以五月至京師於是入覲上勞問備至面賜之且曰朕不復除官漕事一以委卿之奇辭謝因條畫利病三十餘事

多見納用

李易云蘇迨言蔣穎叔之為江淮發運也其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絡繹蔣吳人諳知

風水嘗於所居公宇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電霧露等有或不均風則天下皆有運至取其程歷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蔣之奇去占風旗今廢矣 賜

開封府提點司度僧牒五百市陽武等埽物料 樞密

院言知熙州趙濟言捕獲逃軍元德詐稱使臣郭謝傳

李憲令開熙州城門已付所司案熙州極邊而濟止憑

元德詐稱李憲所遣即開門聽出何以伺察姦細詔濟

自今凡事審實毋得輕易仍遍下所轄州軍城寨官吏

亦依此指揮其元德令制置使劾罪斬訖以聞濟尋具

案奏詔元德慮有隱伏交通外界姦細迹狀可更切劾
治如無他情即處斬又詔濟不能辨察又不能審問實
為昏謬可免重黜止罰銅四十斤

丙申武寧軍節度使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國

公富弼卒

舊紀書弼卒
新紀書薨

先是弼上疏論治亂之要曰臣

聞自古致天下治與亂者大綱不出諛佞謹直之人二
端而已諛佞者進則人主不聞有過惟惡是為所以致
亂也謹直者進則人主日有開益惟善是從所以致治

也此乃人主致治亂之大畧焉臣自離朝廷退居林下時亦仰知朝政所為大率諛佞者競進讜直者多處于外雖有在朝者蓋恐觸忤姦佞亦皆結舌不敢有所開陳又聞近日中外或有事緒上撓聖懷而忠義之士但仰屋竊嘆不見有聞於上致陛下不得知而更張之此實非朝廷之福也惟願陛下開忠正之路杜羣枉之門講求善政變禍為福俾天下受賜坐致太平此老臣有望於陛下其間事目甚多亦不敢妄有條列但舉其大

要惟聖君留神而擇焉不爾即恐浸漬漸深禍亂將至
則于時益煩宵旰之憂而亦無所濟矣老臣犬馬區區
之志略陳其端伏望聖慈無少忽而深思之力行之乃
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又言臣竊觀大凡臣僚上封論
事其間甚有事沽激取虛名者亦有希利祿求實欲者
臣今年整八十可謂老矣近日尤覺衰茶舉動須人扶
策家居坐卧日與死迫况已致政十有餘年固非事沽
激希利祿之時也惟是憂國愛君之心愈深愈切所以

不量僭越特有此奏聞惟陛下少加省察思而行之疏
奏上語輔臣曰富弼有疏來章惇曰弼言何事上曰言
朕左右多小人惇曰盍令分析孰為小人上曰弼三朝
老臣豈可令分析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
安禮曰右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儕今日曰誠如
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
對此據邵伯溫見聞錄增入蔡確新傳所稱弼上言確
小人不宜在陛下左右或即此疏已具注五年四月
癸酉弼既上疏又條陳時政之失以待上問封押付其子

紹庭及卒司馬光范純仁來弔哭紹庭以告曰此殆遺
表也光純仁曰當即具奏勿復啟莫知其所言後乃得
其藁曰臣聞義不避難忠不忘君凡曰士夫皆宜志此
況臣歷事三聖位為上公自當矢心本朝同國休戚不
敢以進退之間為憂責不加便自同於衆人循嘿苟安
而已今雖老病疲憊待盡朝夕家事世慮不復縈心惟
是憂國愛君愈深愈切蓋是慮有所及耳有所聞恐懼
憂思勞廢寢食又念今日上自輔臣下及庶士畏禍圖

利習成弊風忠詞謹論無復上達致陛下聰明蔽塞天下禍患已成尚不知驚懼改悔創艾補救日甚一日殆將無及忠義之流痛心寒骨當此之時而臣猶忍惜奄奄餘齡圖子孫深計坐視寧處辜負天地不為陛下盡誠意而陳之則誰為陛下語者儻使誤社稷大計致生靈于塗炭則臣豈惟生則愧心死則含恨而已哉直亦天地之所不容萬世之罪人也惟願陛下察臣老病將死尚何顧求特以不忍上負聖世所以傾瀝血誠哀憐

愚衷俯垂聽納則天下幸甚伏思朝廷紀綱天下利害
豈復一一可道陛下聖明固當無所不燭而況老臣前
日論之亦已詳矣不復以聞惟取方今禍亂之幾而天
下所共憂懼事之切者論之伏惟陛下天姿睿明實邁
前聖自當齊德二帝致治於三代之隆但以即位之初
邪臣納說圖治之際聽任失宜謂能拒絕衆人不使異
論得行然後聖化可運事功可成此蓋奸人自謀利於
苟悅而柄任之臣欲專權自肆以成己志遂誤陛下放

斥忠直進用邪佞忠詞杜絕諂譽日聞上心所欲風從
響應無復爭辨救止寔成大患竊思去歲朝廷納邊臣
妄議大舉戈甲以討西戎事出倉卒人情洶懼憂在不
測卒致師徒潰敗兩路騷然非賴聖明遽止再舉之師
則禍難之至可勝道哉此豈非朝廷大事安危所繫者
乎當舉事之初執政大臣洎臺諫侍從之官苟能犯顏
極諫期於不為則聖心自回禍難自息矣臣不知是小
大之臣有為陛下力爭其不可者乎如聞廟堂之上方

且賡歌迭唱夸示威略以諛順聖意則事之及此又何
疑焉臣謂西師之失獨陛下必以國家大計為憂他人
誰肯預焉西師乃一事也不幸又有甚於此者亦將如
是矣一日事出意外可復救耶乃是陛下塗塞耳目否
隔上下以取欺玩古之所以速危亡之禍者亦不出乎
此耳陛下豈以老臣昏愚無知論之為過甚乎然事理
明甚道塗之人皆知之陛下可不念之而寒心乎以陛
下之聖若洗心降意放逐邪佞招延公正使天下昭昭

知朝廷譏然改圖無諱陳罪納諫之意則忠謀謹論必
湊達天聽陛下極誠心而用之則萬事之正由此出矣
臣以謂今日天下之憂其本出於誠意之不通而諫路
之絕也臣特為陛下極陳所懷因先及其致患之由觀
以上廣聖心而俯察老臣之論也今將列其事體之大
而當今之急者耳願陛下不以臣之愚而遽棄之特加
省覽則不勝大幸臣謂朝廷之事莫大於用人夫輔弼
之任論議之職皆當極天下之選彼夫貪寵患失柔從

順媚者豈可使之事一出於上則下莫任其責小人因
得行其姦矣故事成則下得竊其利事不成則君獨當
其咎豈上下同心君臣一德之謂乎此乃朝廷之大體
也願陛下察臣之論臣謂天下之大非智力可周惟誠
意可通也苟上有至誠惻怛之心則山海遐僻莫不感
動况朝廷之士乎今上下情意否塞不通為臣者莫得
盡其心百姓愁怨失其所者無由上達而政令之施行
書詔所曉諭不聞歡欣信服之意臣恐非朝廷所以示

天下也願陛下推本忠厚之教以至誠通達上下則聖德日隆不語而信於四方矣此亦朝廷之大體願陛下察臣之忠臣謂中外貴賤之士所宜用之各有常分宮闈之臣若委之專總兵柄統制方面皆非所宜在外則挾權怙寵凌轢上下人心不服易以敗事入侍左右寵祿既過則驕恣易生勢位相及者猜奪互至立黨生禍此其情也不可不戒臣聞為國者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或聞興利之臣近歲尤甚虧損國體為上斂怨民間

小利皆盡爭奪至若為場以停民貨造舍而蔽舊屋榷
河舟之載擅路糞之利急於斂取道路嗟怨此非上所
以與民之意又聞今日百姓貧敝最甚者以錢聚於公
府而輸之不已也故穀米貴價而民有餓殍必恐歲月
寢深民力愈困事至於極則盼盼之民不能保其無患
也此衆情所憂願陛下與民共財以通天下之利無使
斯民致於窮極也臣觀今日近憂最在西事不惟夏人
以前日之怨必思報復兼其緣邊舊地未敢安居況國

家興置城寨在其境內既未聞恩詔洗盪還其舊封則異日衝犯邊城深未可保又遼人雖重信好未敢輕絕然懷齒寒之憂又窺舉動之失豈不乘此間隙陰相黨助為我深害乎臣閑居屏處不能審知事實然道路傳聞昨來西師入界及永樂覆沒官兵民夫及其齋送之人凍餓而死亡者無慮數十萬臣亦恐帥臣監司州縣之吏未必能以實數聞於朝廷使陛下惻然哀憫而急圖之也今聞邊兵寡弱村落蕭條士無鬪志難復為用

久戍未解糧餉不時東兵在行者或歸或留不無悵望
但慮再有征發其心易搖而百姓畏恐窮困前日繼有
調發已不從命度此事勢可不深慮哉是豈諱過取敗
不思揀禍之時乎前日國家罄竭公私之力以事誅討
曾不傷西人之一二也彼其得我叛卒收我兵械取我
金帛糧食不可背數彼將以其所獲貽遺隣國借兵求
援以為邊患是反足以增強悍也臣未知朝廷所以待
之之策萬一賊犯邊境官軍既不足用民兵又不可發

則將何以禦之關陝之憂豈有涯涘關陝震蕩則關東
搖動州郡例無兵備人情易為驚擾則所當慮者又亦
深矣此事之無有所恃者天幸而已今以薄忠義寡廉
恥之士率無固志積愁怨之民當艱危之會而求患難
之不成難矣萬一不幸有此臣未知陛下所恃者孰共
此憂而在廷之臣孰能濟此患也惟陛下深思而預圖
之則庶幾其有及不然則雖有智者難善其後此必他
人之所不敢獨陳老臣又復負陛下而不論則誤陛下

必矣臣所以焦心疾首傍徨旦暮不敢顧誅戮之罪者
也願陛下廓天地之量為生民深計顧邊疆小醜何足
校得失勝負毫末哉伏望速回天意明下聖詔諭以前
日舉兵之因許其改心效順歸其侵土復其爵號擇忠
信仁厚之將使鎮撫邊部嚴敕備守以固疆場申信敵
國使明知聖主休兵息民之意則禍患可息矣臣聞陝
西州郡連歲薄稔大兵之後公私虛耗粒食踊貴兵無
見糧逃潰之卒與阻飢之民漸成羣黨今年秋種分數

不多民間舊食既已空竭夏麥縱使豐熟為日尚遙民

心

原本缺

朝夕不及今流散之民累累道路莫可勝數不

止陝西空虛一有邊警懼難枝梧況其甚者老弱窮困不能遠去則轉死溝壑丁壯流亡者但亦妄意所之無有定所惟恐來春穀糴益貴萬一夏麥失望則去留之民皆無生理其為憂患固將不淺臣亦未聞朝廷有所處置亦意外臣僚懷安畏縮不以事實達于天聽遂使朝廷恬不為意也臣謂前日西師之舉秦晉之民肝

腦塗地毒亦甚矣鄉村保聚哭聲相聞亦知朝廷曾降
詔敕更不調發民夫旋又再謀興舉復行差雇方聞涇
原罷師廊延又自興築是以人心危疑莫肯保信此尤
非今日之便窮困之民日望安息朝廷所當厚加存卹
霑以德澤而曠日累月未有一語及之使其怨氣充塞
謂朝廷無保之之意上下相蒙莫肯為陛下陳其不可
老臣所以憂嘆之深也伏望陛下悼前謀之失下哀痛
之詔以慰安民心留鄉里者擇循良之吏俾宣道聖意

蠲除逋負廣謀賑貸求惠養之實無以空文重失民望
其流亡在外者亦委所在存卹計其丁口書其鄉里或
資以常平餘粟俟夏二麥將成諭令還業此亦足以寬
關中之粟為兵民之食也庶幾億萬之民復遂生活此
在陛下仁聖不難施行老臣之心拳拳所望臣聞陝西
之民昨經出塞死亡之餘再團保甲數少過半繼又修
治教場將聚之教習州縣奉行急於星火非惟人情惶
駭難將驅之戰鬪亦以貧窮至甚無食可供因致大段

流散以至補以餘丁亦多亡佚計今存者人數不多但
恐卒難為用徒使驚擾亡失良農非計之得若不權行
寢罷以招徠旋定之則恐出關之民莫敢復業窮民無
歸或生他變此乃今日事機之速者也臣所陳急於濟
事若夫要道則在陛下聖心之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
小人之辨耳願陛下俯察老臣之心審觀天下之勢未
知聖意以今日之事為無足慮耶亦以為當深思而救
之耶所信用者皆君子耶有小人耶此豈逃聖鑑之明

但無以順從為悅則忠邪判矣伏望陛下詳覽臣奏特

留聖念則天下幸甚

此疏稱去年及來春恐是元豐五年冬間所為又稱夏來則必是六年

并春間也弼早有公輔之望天下皆稱曰富公名聞四裔遼

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而謹謀慮反覆詳悉度

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

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計聞輟視朝二日發哀於

後苑羣臣奉慰贈太尉謚文忠

朱本削去墨本不載遺奏今復具載朱本又稱

弼與韓琦爭立嗣及還政功至死不遁奠慰司馬記聞亦有之或者以為不然新本考異不取朱本今亦不取

邵伯溫見聞錄第九卷云富公豈因不預定策而歎魏公引富公辭戶書稱韓琦等七人委有功有德為證

丁酉閣門言使相已下至節度使除授有引麻賜告書送事例欲乞特賜比類學士舍人院亦行寢罷從之

禮部言泉州民朱信等言慶歷中泉福等州訪求碎石山皇祖兆域今訪求得本朝遠祖乃福州閩縣碎石山人景德中亦嘗遣使至福州訪碎石山家宅事迹碎石山今旃檀院是也趙真君家見存而此山下有趙氏捨田契書姓名兼有古鐘銘文可為證據乞遣使審實詔

祕書省檢元降指揮仍令福建路轉運司取朱信等所
陳證據其後祕書省言慶厯中無下福建路訪皇祖山
陵指揮福建路轉運司言遣官案視所言謬妄無根詔
朱信等罪以赦除之後又詣尚書省自言家有古書可
案取視之乃唐中和七年地契後列趙氏族人有名朗
者指以為聖祖其妄若此 河東路經畧司言西人乞
依舊入貢朝廷已降詔本路見招接西人乞明降指揮
詔使人招撫指揮更不施行其自願投順人口可說諭

約回若懼殘害勢不能歸即義當安存或界上有人收
索宜勿應答如首領或用事人緣內怨願投附即收留
奏聽旨候將來已降誓詔別聽指揮 詔刑部應移鄉
人情理輕者十年稍重者二十年遇赦檢舉放令逐便
令刑部著為令

戊戌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孫迴言準詔遣大理寺丞郭
驟赴廣州制勘公事移文取臣權知廣州斷綱首王遵
等案臣雖未知制勘院所治之詳然恐事由中出竊料

必有虛誕譖臣者況朝廷威明必不使臣屈於誣罔之口臣欲候將來盡見底裏方敢奏乞窮治交結造語之人以破欺罔朋黨之蔽上批廣州制獄本以迴案發陳繹等事久不結絕繼有臣僚論奏迴阿私有所庇曲即無中出特治事未知迴以何者為中出讒口誣罔慮迴真有罪惡反託讒誣以自解免姦人陰匿情狀多端不可不察若以石璘干涉致變亂事實則璘職位卑賤非次未嘗得親左右何敢爾者魚據元發事因未見璘當

得罪令迴具析事由中出及交結造語之人以聞已而迴奏以所察陳繹事連及宦官石璘以璘方在入內侍省謂璘誣奏其事故有是言然上察璘實不與也四月

丁未差
郭際

庚子王珪等請上仁宗徽號曰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英宗曰體乾膺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詔以羣臣所上議請於本廟本室

壬寅奉議郎井亮采言諸州奏案乞委本路提點刑獄

司每旬具已奏未下事目申尚書省付刑部檢察從之
詳定編修諸司敕式所言將來大禮乞且仍舊差官
專提點事務一次上批式令析正之初誠慮及期有司
奉行疑惑於事舛錯有害不悅造令之人得以藉口歸
咎成法且諳詳始末惟本司官吏最為可委檢察應接
宜依所奏止就差本司官提點應式令所該一行事務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

三十七至
四十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原任編修臣林樹蕃

謄錄監生臣溫廷鑑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三十七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六年秋七月乙巳提點寺務司言已令大相國寺
六十二院以其二為禪院餘為律院其舊院名及試經
恩例乞並罷從之 禮部言淨因院僧道臻奉詔選舉
蘇州瑞光院僧守本江州東林院僧常總住持兩禪院

從之給行李錢五十千令乘驛赴闕

丙午湖北路鈐轄轉運司言渠陽縣治所基址卑下近復遭水患乞移縣治於誠州倚郭建置綏輯誠州見管戶口兼治貫保小由等民戶其貫保却乞於別寨擇地建立從之

丁未詔以十一月丙午有事於南郊

戊申門下中書外省言自官制行已及朞月其間利害官吏固已習知今編修敕條理當博采衆智欲乞許見

任官到局叅議及許其餘人具所見利害赴本省投狀
如有可采量事推恩從之

己酉都水使者范子淵言外監丞司舊於澶州置局析
為南北兩丞北丞所隸隄埽盡在以北州軍乞移北丞
司於恩州從之 將作監丞宋彭年言臣昨點檢西府

蒲宗孟為修屋多役兵匠初無朝旨後御史臺取問事連
少監鍾浚等臣安可尚為僚屬乞易一差遣詔所請不
允其鍾浚邪佞不法可先衝替 戶部言提點開封府

界諸縣鎮公事范岫奏諸縣見欠稅課乞限一年分四
季催理本部看詳欲以所欠課稅令人戶分作三年或
二年隨夏秋二稅帶納如限滿拖欠數多縣許本司比
較奏乞取勘詔除救地租課外應係三年內欠負限一
年餘限三年其拖欠比較並依戶部所請 橫海軍留
後贈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南康郡王諡恭僖
宗博卒

辛亥廣南西路經略使熊本等言邕州峒丁教閱乞且

依舊條詔送曾布所修條約及彭次雲規畫事付本司相度推行以聞

壬子河東經略司言麟府路蕃部有因立功妄冒父祖職名以就酬獎乞令自陳與免罪改正詔限一季自言許人告以其人職名俸給償之 戶部言江淮等路發

運使蔣之奇奏知州通判與監事官未有賞罰請以租額逐年增虧從制置司比較本部欲乞江淮湖浙路諸州所收鹽課歲終申發運司類聚比較一路內取最多

最少者各兩處以知州通判職官令佐姓名上戶部其
提舉監事官一路增虧準此詔詳定重修編敕所依此
著為令之奇又言諸路欠本司錢約二百萬緡若朝省
不主張則其錢皆不肯償乞本司申理諸路欠負並同
負朝省錢物法及乞淮南轉運司自今年額糧斛不得
於滁州及天長縣樁撥所有本司鹽本水脚錢口食米
造船場物料等及所須之物轉運司除計置應副外不
得侵越詔係朝省立限違者徒一年餘從之

癸丑詔開封府界諸縣蝻蟲猥多今田稼就成恐害豐稔宜令提點刑獄范峴親督人夫速剪除之

乙卯祔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于太祖太宗真宗廟
室孝惠孝明孝章淑德懿德明德元德章懷章穆章獻

明肅章懿各以配繼先後為次

四月二十五日詳定所
建議六月三日十一日

舊紀書乙卯詔孝惠太祖繼后孝章淑德章懷太宗真
宗元妃未克入始祔于廟室新紀改書始祔孝惠孝章
淑德章懷皇后于太
祖太宗真宗廟室
河東緣邊安撫司言代州陽武

等一十寨寨主監押每寨兩員乞許自本路經略安撫

司及本司於大小使臣內選擇一員保明申吏部指差外一員即自吏部差注上批地接契丹界其事甚重宜特依所奏

丙辰以四后祔廟德音降減京畿內死罪囚流以下釋之

兩紀並書此

詔四后忌日自今依大忌例

太中大夫

知樞密院孫固為通議大夫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固以疾求去位也

三年八月國子朴野並坐周沃事衝恭

太中大夫同知樞

密院韓績知樞密院太中大夫試戶部尚書安燾同知

樞密院上嘗命內侍曾處厚至嶺外督發內藏錢銀處厚乞將折二大錢充東南諸路上供以其所積小錢來償既奏可矣燾言折二錢不可行於京師得之不足以

備實用且曰臣自承乏計府雖用出非常不敢以一金

煩朝廷故臣今亦不敢奉詔上從之

此據安燾行狀行狀又言越次用燾

當考西邊用兵歲久上益厭之乃不次用燾燾力辭曰異

時陛下除執政必以次補今有位在臣上者而遽用臣臣不敢當上曰西鄙未寧最今日重事也正欲賴卿謀

謨耳時夏人欺塞燾謂宜遂撫納且戒邊臣毋為兵端
既又請還疆土燾言比所得有非要害處固宜予以示
恩然羌情無厭今則未可蓋當使知吾宥過而罷兵不

應示吾厭兵之意

此並據
行狀

命宰臣王珪為南郊大禮

使禮部侍郎李常為禮儀使御史中丞黃履為儀仗使
兵部侍郎許將為鹵簿使知開封府王存為橋道頓遞
使 國子司業朱服言諸州學或不置教授乞委長吏
選見任官兼充先以名上禮部從本監體驗可為教授

即依所乞其逐州舊補差教授悉放罷有筠州學策題
三道乖戾經旨今錄進呈於是禮部言乞令本監具如
何體驗外官學行堪充教授及杜絕徇私請託舊弊然
後立法其見為教授人候有新官令罷其筠州權教授
監本州酒稅蘇轍乞令本路別差官兼管勾從之 熙
河蘭會路制置司言蕃部丹芝瑪虛稱夏國與董戩書
欲同入寇詔李憲械丹芝瑪送董戩鄂特凌古令自處置
經制熙河蘭會路邊防財用司言乞於蘭州添置市

易務支撥錢本計置物貨應接漢蕃人戶交易因以增助邊計從之

丁巳詔升祔禮成四后之家推其長一人已仕者遷一官未仕者與初等官 詔陝西河東經略司聞諸路蕃官雖轉大使臣並在漢官小使臣下朝廷賞功轉資以為激勸如此卑抑則孰知遷官之榮宜定漢蕃官序位以聞後河東經略司言蕃官部堡寨兵出戰常以漢官驅策恐難與漢官序位而兵部言乞應蕃漢官非統轄者乃令序位從之

戊午朝獻景靈宮

庚申詔同知樞密院班尚書右丞下 詔寺監主簿止

是專掌簿書其公事自當丞以上通議施行今取問寺
監有令主簿簽書公事處大理寺長貳正主簿八員衛
尉寺卿主簿二員將作監少監丞主簿五員都水監使
者丞主簿四員少府監少監丞主簿三員司農寺少卿
丞主簿四員太常寺丞主簿二員軍器監少監丞主簿
四員內長貳主簿可並降一官正丞並展磨勘二年各

不以去官原 禮部言太常寺先定北郊壇制方丘三成級高四尺本部嘗看詳以為壇制既為方丘難設八陛欲乞別選澤中之丘以為方壇高六尺設四陛而太常寺又言方丘壇制度皆不經見周禮以黃琮禮地鄭氏注琮八方象地則壇制八陛固有所本固守前說不肯變本部再詳周禮祭地于方丘且在澤中乃是經據漢制設四陛高六尺其法可用蓋壇之四旁各設一陛則四陛與方壇於體為宜又其崇六尺去地未遠且有

親地之意乞送別司再定詔壇高一丈二尺設四陛餘
依所請 詔知瓊州劉威勒停坐擅追瓊山縣令李孝
龍往朱崖軍火黎人居會赦也 陝西轉運司言昨出
界民夫棄失官物多於雇主名下催納實重困苦乞與
除放詔陝西諸路轉運司審實除放之 雄州言拒馬
河溢破長沙口南北界例差兩地供輸民夫修完上批
去年決口兩界發夫已嘗興訟委雄州詳審處置毋致
生事 知鎮戎軍張世矩言嘗舉知麟州郭忠紹為路

分鈐轄令得知麟州嘗虎書稱近嘗出師朝廷指揮忠
紹為虎照應而忠紹以故頗懷怒君父觀此固非忠孝
乞不用前狀詔世矩告論不干已事及繳私書特釋罪

提舉河北東西路保甲司奏團教保甲應干支費除
從官給外合用雜費錢物名件不少盡是的確不可省
闕若不破錢必有因循犯法之弊若一一支破官錢緣
名件細碎難以指定今略具雜費名目及本司欲作摩
畫事奏聞上批契勘已擬定諸路每歲據收到椿管保

甲司錢貫除量留準備雜費外可按閱團教保甲數諸路省費錢數省到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貫五百六十文五分四釐費用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貫一百六十五文除費用外合封樁一百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一十七貫三百九十五文五分四釐府界省到二十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貫一十六文費用八萬五千三百三十九貫四百三十二文二百七十六都保除都副保正大保長外見管六萬二千六百四十八人都保

正二百七十五人副保正二百六十四人大保長二千
七百一人小保長一萬八百六十三人保丁五萬一千
七百八十五人省到錢除費用合封樁一十五萬七千
一百四貫五百八十四文約一名賞錢八貫每年用一
十二萬貫賞一萬五千人餘三萬七千一百四貫五百
八十四文留充雜用約四年賞遍河北東路省到一十
二萬八千七百六十一貫五百四十一文五分五釐費
用三萬二百四十五貫六百一十六文五百五十一都

保除都副保正大保長外見管一十一萬五千五百四

十六人都保正二百三十二人都副保正五百一十八

人劉友端策內不分都副保正各若干人西路同副保正二百五十七人小保

長九千二百九人劉友端策內無小保長西路同大保長五千七十六

人保丁一十萬六千三百三十七人省到錢除費用外

合封樁二十九萬八千五百一十五貫九百二十五文

五分五釐約一名賞錢八貫每年用二十四萬貫賞三

萬人餘五萬八千五百一十五貫九百二十五文零留

充雜用約四年賞遍河北西路省到三十一萬五千三百二十四貫六百三十六文費用二萬六千六百二十六貫九百八十文五百六十六都保除都副保正大保長外見管一十四萬九千八十六人都保正三百一十人都副保正五百九十一人副保正三百二十七人大保長六千二百四十六人小保長一萬二千二百一十九人保丁一十三萬六千八百七十一人省到錢除費用合封樁二十八萬八千六百九十七貫六百五十六

文約一名賞錢八貫每年用二十四萬貫賞三萬人餘
四萬八千六百九十七貫六百五十文留充雜用約五
年賞遍河東路省到二十萬八千六百二十七貫九百
七十八文費用五萬五千六百九十九貫五十六文保
甲六百四十九都保除都副保正大保長并義勇將校
外見管一十五萬九千七百七十人義勇將校三百二
十人節級七百九十六人今並充小保長計數長行一萬七千二
百九十五人今並充保丁計數保甲都保正六百一十人副保

正五百九十四人大保長六千二十四人小保長二萬二千八百六十一人保丁一十一萬八千八百一十八人省到錢除費用外合封樁一十五萬二千九百二十八貫九百二十二文約一名賞錢八貫每年用一十二萬貫賞一萬五千人餘三萬二千九百二十八貫零留充雜用約十年賞遍永興軍等路省到三十八萬七千一百一十六貫七百四十文九分九釐費用九萬四千四百九十九貫六百五文保甲八百三十四都保除都副保

正大保長并義勇將校外見管一十五萬五千五百三

十六人義勇將校六百八十人節級一千四百四人

并今

充小保長計數長行二萬八千六百八十六人

今並充保丁計數

保甲

都保正六百一人副保長七百七人大保長六千五百

六十五人小保長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一人保丁一十

萬三千八百六十五人省到錢除費用外合封樁二十

八萬六千二百一十七貫一百三十五文九分九釐約

一名賞錢八貫每年用二十四萬賞三萬人餘四萬六

千二百一十七貫一百三十五文九分九釐留充雜用

約五年賞遍秦鳳等路省到一十八萬五千六百八貫

六百四十八文費用二萬七百五十五貫四百七十六

文保甲二百九十都保除都副保正大保長並義勇將

校外見管七萬六千三百五十五人義勇將校四百一

十四人節級八百三十九人今並充小保長計數長行一萬八千

四十三人今並充保丁計數保甲都保正二百八十一人副保

正二百七十七人大保長二千七百二十四人小保長

一萬五百一十五人保丁四萬六千九百五十八人省
到錢除費用外合封樁一十六萬四千八百五十三貫
一百七十二文約一名賞錢八貫每年用一十二萬貫
賞一萬五千人餘四萬四千八百五十三貫一百七十
二文留充雜用約五年賞遍其河北所奏不行

此據御
集增入

要見當時保甲措置條目實錄並
無之五年九月十二日可參考

辛酉戶部言陝西諸路緣邊州軍城寨公使給官吏之
物欲並依例策以在市實直給價內酒數亦據酒材所

合醞升斗支給候物價平依舊其犒設給軍蕃部不用
此法從之 御史楊畏言樞密院左知客勾當西府周

克誠二月辛亥申本府以左右丞兩位修葺廳堂乞批
狀送工部下將作監令詳狀後批依所申乃止是蒲宗
孟王安禮簽書用尚書省印既不赴王珪蔡確書押又
不經開拆房行下至壬子酉時下工部工部案驗批稱
不候押先印發是夜四鼓巡兵下符將作監準格尚書
省掌受付六曹諸司文書舉省內綱紀程式又内外文

字申都省開拆房受左右司分定印日發付而工部式
修造有委所屬保明取旨有令申請相度指揮程式甚
嚴蓋不可亂尚書省職在舉之而已今克誠狀不由都
省宗孟安禮為左右丞直判官依申用省印發之而王
珪蔡確百官之長初不承稟循私壞法無復綱紀大臣
如此何以輔人主正百官其工部既見狀無付受格式
而闕僕射簽書所宜執議稟白豈容略不省察又非倉
卒事故何致不俟郎官簽付而承行疾若星火媚權慢

法莫甚於斯伏望並加推治詔中丞黃履與楊畏等限十日推究以聞楊畏仍不許避免 保章正馮士安等

言大內南景靈宮建神御殿西創尚書省緣大內為陰宅依經刑在西方禍在南方福在北方德在東方準二宅經犯北則報南修東則治西今犯刑禍宜急治東北則吉詔送祕書省祕書省言勒太史局衆官定士安等所言修造乃私宅法令國家建神御殿尚書省經國體相地宜擇時日而後致功其報治法不可用詔士安等

各降一資

壬戌分命輔臣祈晴 詔前提點廣東路刑獄林積降
一官以在任點檢軍器不精也 御史翟思言聞京西

轉運司下州縣責商人納紙官以小條印為記紙輸一
錢人戶稅鈔非印紙不受朝廷理財固自有義蓋不如
是之苛也詔轉運司具析以聞已而轉運司奏如思所
言乃詔止之 熙河蘭會經略安撫制置使李憲奏臣
昨奏熙蘭岷通遠四州軍蕃兵地里相遠當逐處各為

一軍庶就近易於團結仍得蕃情安便兼蘭州及定西管下新歸順蕃部數內強壯人馬甚衆亦當團結與四州軍蕃兵通作五軍庶緩急之際各有漢蕃兩軍相參為用乞且於熙河蘭會一路條畫以聞先次推行已蒙依奏臣今具條畫以謂蕃兵置將事貴簡而易行法貴詳而難犯臣今斟酌蕃情擬定條畫事法凡三門應五州軍各置都同總領蕃兵將二員並本州軍駐劄總領本州軍管內都部族出戰蕃兵並供贍人馬仍各置管

押蕃兵使臣十員內四員委本將選擇從經略司審察
奏差餘六員許本將所在駐劄州軍於經略總管緣邊
安撫司準備差使指揮及管下城寨關堡使臣內選擇
兼充平居不妨本職遇有事宜出入將下一面勾抽總
領將凡遇邊警稟帥司不及即與所駐劄州軍守臣正
兵將副及管勾緣邊安撫司官共審度如可禦敵即遣
漢蕃兩將人馬共力枝梧若輒分彼我致有誤事即依
節制法均責仍一面具事宜申經略司諸將各於所管

蕃部內籍善探事人姓名以備遣使所探到事除申經
略司外仍與駐劄州軍正兵將副互相關報蕃部公事
干本將即許都同總領將施行餘並依舊經略經制緣
邊安撫司所屬州軍行遣總領將係知州軍兼領而應
巡按蒐閱者許權交割州軍事與通判輪出諸將下管
勾部族近上蕃官遇點集出入與管押蕃兵使臣參領
所管本族兵馬諸將駐劄州軍及轄下關城堡寨如於
本將職事不協力沮害事法內城寨官許同總領將奏

効施行州軍當職官即具事狀聞奏出戰蕃兵自備人馬衣甲器械數目令將官置籍因巡按蒐閱點檢出戰衣甲器械令將官預修備除逐族蕃兵有自備外其所闕及合用旗號申經略司計置仍置庫拘收過點集據闕給借蕃兵自來輪差在緣邊巡綽坐團卓望者聽依舊例差撥出戰蕃兵凡以事故出外令闕白本族蕃官仍不得出本州軍界其蕃兵下供贍人數內有壯勇堪充出戰者許臨時揀選抵替不得力蕃兵諸將遇出兵

許選勁騎充踏白馬官押蕃使臣蕃官諸司副使以上
不以親手斬獲首級數計功依正兵隊獲首級分數論
賞五州軍出戰蕃兵人馬自為一將遇出戰即以正兵
繼蕃兵其旗幟與本州軍正兵旗身同色旗脚以間色
為別已上謂之職分門出戰蕃兵分為四等以膽勇武
藝卓然者為奇兵以有戰功武藝精熟者為第一等以
未嘗立功而武藝精熟者為第二等以武藝生疎者為
第三等委逐族蕃官首領依格推排總領將別置籍依

等第單名拘管遇有增減於簿內開收諸將出戰蕃兵
分為左右前後四部遇點集出入逐族各隨所屬蕃官
每部差管押蕃兵使臣二人毋得將一族人馬分入兩
部總領每季分詣逐族就近點閱止隨蕃兵所習按試
如第一等內武藝卓然者別為一等充奇兵每將以二
百人為額第二等內出衆者陞為第一等每將以三百
人為額第三等內出衆者陞為第二等每將以五百人
為額候點閱訖等第支賞并酒食犒設奇兵支銀椀第

一等第二等支銀楮有差選充奇兵及第一等第二等者并支顏色戰袍并絲勒巾以鼓激衆心蕃兵就委本族蕃官首領教閱遇將官巡按如武藝精熟人馬驍銳出衆即令將官保明申經略司旌賞總領將并管押使臣如能說蕃官首領糾出未充蕃丁之家及招募人馬有增數者理為勞績歲終委經略司據所增申奏以千人為率每一馬仍當一人每增及二百人已上總領將減磨勘三年使臣減磨勘二年若有逃亡虧數每一百

人將官展磨勘三年使臣展磨勘二年諸族都管蕃官如於本族根括及招募到人馬歲終委將官具所增數申經略司酬賞出戰部落子人馬不結入四部於蕃兵籍內別拘收遇出戰即別為一流所有教閱將官巡按陞進等第特支管犒之類並如蕃兵法諸州軍出戰部落子人馬在熙蘭岷通遠四州軍住坐者並隸遂州軍總領將就便巡按蒐閱其河州雖有管押部落子將亦合隸總領將因巡按點閱蕃兵內有年老或病患不堪

征役之人令本家少壯人丁承替者即時於籍內改正姓名每季分詣點閱畢具所管部族有無增減人馬數申經略司考較聞奏已上謂之蒐閱門蕃官首領根括募到族下人馬每季及歲會具所增數目及教習族下人馬精銳合係經略司支賞者本司預具數乞支降委官置庫主管如別移用以違制論係籍出戰蕃兵通所管部落子一千人以上不滿二千人每年支公使錢一千貫二千人以上不滿三千人支二千貫三千人以上

支三千貫止以係省錢充仍分上下半年各並委總領將從宜支使諸將合用酒許於駐劄州軍寄造諸將公使庫錢物許駐劄州軍正兵將下選差員寮十將等給役使仍於本將差押蕃兵使臣主管公使庫諸將如遇點集出入或巡按點閱部族所在州軍城寨議公事集蕃官及攜設蕃部並許支破酒食以公使錢非理費用及別有饋送論如監主自盜法總領將遇軍行於駐劄州軍將下出戰土兵或漢弓箭手內差馬軍二隊充帶

器械馬隨行蕃兵將各置行遣吏人等取受財並依河倉法諸將許於諸軍內差譯語官十人仍於漢弓箭手內更差十人諸將許差醫人醫獸如遇軍行差都教頭壕寨擊金鼓人執門角旗人數有差諸將籍定出戰蕃兵除緩急事宜及逐季點閱外並不得別差使如違以違制論不以赦降原免諸將並管押使臣如因巡教點集受蕃官已下獻送論如監主自盜法已上謂之雜條

門並從之

五年十二月癸丑當參考當只用墨本別錄出墨本云熙河蘭會路經略制置使李憲

言竊以選治蕃兵分置將領事本簡而易行法貴詳而難犯臣今斟酌蕃情擬定條畫事法諸五州軍各置都同總領蕃兵將二員本州駐劄總領本州管內諸部族出戰蕃兵供贍人馬各置管押蕃兵使臣十人四員委本將選擇從經略司審察奏差六員許本將所在駐劄州軍諸司使臣內選擇兼充平居不妨本職緩急事宜出入將下一面勾抽凡遇邊報緊急中稟帥司不及即與守臣正兵將副及管勾緣邊安撫司官同審度如可禦敵即漢蕃兩將兵斟酌事勢共力枝梧若輒分彼我致有誤事即依節制法諸蕃部公事如事干本將即許都同總領將施行諸將駐劄州軍及轄下關城堡寨如於本將職事委不叶力沮害事法城寨官許同總領將奏劾州軍當職官即具事狀聞奏諸押蕃兵使臣蕃官諸司副使已上不以親斬獲級數計功依正兵隊將獲級分數論賞諸五州軍出戰蕃兵自為一將其部伍常以正兵總蕃兵旗幟與正兵同色以旗脚間色為別所

管出戰蕃兵分為四等以膽勇武藝卓然者為奇兵以有戰功武藝精熟者為第一等以未立功武藝精熟者為第二等以武藝生疎者為第三等逐族蕃官首領依格推排都同總領將別置籍依等第單名拘收分為左右前後四部過照集出入逐族人馬各隨所屬蕃官每部差管押蕃兵使臣二人即不得將一族蕃兵人馬分入兩部諸族出戰蕃兵就委本族蕃官首領教閱遇將官巡按如訓練族下蕃兵武藝精熟人馬驍銳將官保明申經略司旌賞諸都同總領蕃兵將并管押蕃兵使臣如能說諭蕃官首領推排根括未充蕃兵之家及招募人馬有增數者理為勞績以千人為率每增及二百人以上都同總領將減磨勘三年管押使臣減二年若有逃亡虧及百人將官展磨勘三年本部管押使臣展二年諸出戰部落子人馬不結入四部於蕃兵籍內別收緩急出戰自為一隊巡按陞進等第特支犒設之類並如蕃兵法諸將係籍出戰蕃兵通所管都部落子千

人以上歲給公使錢千緡二千人以上二千緡三千人以上三千緡從之

錄故右班殿直

席涓子九璋為借職以涓隨涇原軍出界死事故也

甲子召輔臣觀穀于後苑 朝散郎守左司郎中吳雍

直龍圖閣河北路轉運使兼措置糶便於是寶文閣待

制塞周輔自河北都轉運使召為戶部侍郎命雍代之

都司除職自雍始周輔言司農市易淤田水利司所糶

散在並邊距定瀛新倉遠請以所糶予轉運司而收其

直從之

食貨志係此事於八月呂公著云云後公著云云已見二十七日周輔所言今附此 葉夢得

云官制行吳雍以左司郎中出為河北都漕是時神宗方經營北敵有巡幸意密以委雍乃除直龍圖閣都司除職自雍始其後文及甫自吏部外郎以潞公故亦除直龍圖閣范子奇范純粹則皆用雍例

擢曹

州乘氏縣尉李駟為宣義郎賜緋章服知宛句縣賞殺獲強盜及十人也

乙丑前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童政復舊官職以逮事英宗藩邸也政坐權廉欽州沿海戰棹都巡檢擅去官守經赦當原特勒停於叙法外展三朞至是復之錄如京副使費萬婚桂州助教歐陽適為三班借職以上

批萬忠勇死事其孤無所歸特錄之

御集知州熊本言
據秀容縣君史氏

狀夫如京副使費萬昨任路分都監為文公使文歷不
明勒傳詣闕披雪準經略司帖追赴州救應關敵被賊
殺害只得男一名借職乞奏與女夫助教歐陽適換班
行更乞推恩二女竊謂萬之得罪固不足矜而奮不顧
身力圖自贖捐命邊徼實可傷閔雖緣停替減等尚未
盡朝廷厚死恤孤之意伏望聖慈詳察更賜指揮御批
費萬忠勇死事實可矜閔今孤遺流落嶺外未有可歸
之計在朝廷所宜加卹可更與二人恩澤一借職一差

使元豐六年

六月八日下

供備庫使趙思齊領榮州刺史思齊勾

當皇城司任滿法當遷官詔以思齊普曾孫之長特除

之他人毋得援例

此據御集

丁卯詔六曹文書稽呈朝旨按劾每五次本房職級案
後收坐等第書罰 河東轉運司言歲甚豐糧草價賤

諸州府見在朝省封樁錢約十萬緡乞付本司補助糶
買詔河東難得豐歲可依所乞外更擘畫應副 詔保
甲依條放免後若武藝及等願投軍者四十以下減一
指三十以下減二指除例物外增錢二千

戊辰百官赴太廟奏告上徽號於仁宗英宗室 增宜
州公使錢為二千緡以犒設蠻人闕乏故也

辛未詔自今宰臣執政官轉廳除支賜外其使臣等恩

澤並減半

此據御集增修

御史翟思言康州舊以土地瘠薄

人不耕佃往年高賦知州招集流民自更請射依鄉原
例起稅凡百畝之田以四畝出賦自是稍稍墾治殆無
曠土聞轉運司近以土闢民庶百畝之賦增至二十畝
民情騷然且流民披榛開荒樂於安土者特幸稅輕有
足自養今土雖稍闢而利薄民雖差庶而未富官既多
取則私養不足其勢恐至於轉徙如是則不惟所增之

賦為虛額亦恐失當入之數伏望申敕使者如合增稅
即量加分數庶使新集之民得以安業戶部乞下轉運
司相度以聞從之 詔河東路提舉保甲客省副使王

崇拯同提舉承議郎集賢校理黃蘆勾當公事供備庫
副使宋宣及監教使臣九人各遷一資以集教保甲武
藝及九分故也 知渭州盧秉言昨遣兵出界供奉官
姚雄往來計會張世矩等攻討次第致獲全勝乞與遷
一官從之雄兒子也 上批夏國請睦使還未逾旬日

復差使副謝恩觀其意頗急遽必有姦謀可令陝西河東經略安撫司指揮緣邊官守遠設斥候勿令少失枝梧

壬申知延州劉昌祚言乞量減鹽牧司年額馬數增買四尺四寸以上堪披甲馬增置馬軍蕃落從之仍於河中府第八將下左右蕃增置馬軍三指揮於本將步軍額除之昌祚言軍事之先莫如馬政人雖千百可招呼而集馬雖十數寧可容易而得須是素養有備乃可應

敵加以廊延比之諸路難以畜牧非產馬之地永樂一日失六千匹不知平時力用幾日費用幾何能集是數以累不貲之財力失於頃刻之間寧不惜哉俗謂人強馬壯若能如此可謂兩全倘或強弱不齊適足為累故馳逐應急取勝非馬不能令監牧司所賦率低小病患不應格式乞預支緡錢委逐將自置仍增直至四五十千得旨特許行廊延一路昌祚以廊延邊面東自義合西至德靜綿亘七百里堡寨大小五十餘疎密緊慢不

齊烽燧不相應乃立為定式凡耕墾訓練戰守屯戍度

强弱分地望圖山川形勢上之上嘉納

兵志云十月知延州劉昌祚請

減監牧司年額馬增直市四尺四寸以上堪披甲馬增置馬軍蕃落留沙苑監抹日馬為馬種從之留馬種在

九月十

三日

--	--	--	--	--	--	--	--	--